

一百五十六面第六行：

【迷妄有虛空。依空立世界。想澄成國土。知覺乃眾生。】

文殊菩薩在這個偈頌裡面，裡面有一部分是屬於重頌，像上一次我們所念的一首，就是第一首，這個地方第二首都是屬於重頌。釋迦牟尼佛在前面給我們說明，實在講也就是現在人所謂宇宙人生的來源，宇宙是怎麼起源的、世界是如何形成的，跟我們說明這個問題。這是一個很深的問題，也是很不容易理解的一個大問題。我們曉得，全世界有許多科學、哲學、宗教家都在探討這個問題，古今中外多少的學者專家雖然也有許多種不同的說法，但是畢竟還沒有發現有一種能夠叫大家都同意、都能夠首肯的。這個問題為什麼這麼難？實在講難在它的根本，我們用世間學術的方法來探討這個問題，決定是得不到答案的，這是我們必須要曉得。佛在經上給我們說得很清楚，宇宙人生的真實相，或者我們講的諸法實相，是不可能用心意識去知的。那我們就明瞭，古今中外這些學者專家，包括這些宗教家們，他之所以得不到答案，就是他沒有離心意識，完全落在意識範圍之內，所以得不到事實的真相。長行文前面敘說過，現在文殊菩薩他要為我們選擇圓通根本，必須要在理論上有所依據，所以這兩首偈就是圓通根本理論的依據。這樣他為我們選擇，我們才心服口服，他不是隨便選擇的，不是依他的愛好來選擇，他是有理論依據。

諸位必須要記住，前面偈子裡頭的意思，正如《起信論》所說，不覺心動而有其念。不覺就是心動，心動就是不覺，心動才有念，念，心就動了，這個意思我們要細心去體會。我們在講席裡也跟

諸位說過許多遍，六根接觸六塵境界的時候你心動、起了念頭，這就是什麼？這是生起無明，心一動就是無明，你的覺照就失掉。本性的作用是覺照，就像前面所講的把照性失去了，照性亡，亡就是失掉，原本是有覺照，可是你心一動這就迷了。我們要求心不動，不動到底是覺還是迷？這個問題最近在講席上也跟諸位說過，我們的毛病在哪裡？把動與不動看作兩樁事情，這就迷了，忘掉佛法的宗旨是說一、是說不二。如果以中國禪宗來說，《禪宗語錄》裡記載，達摩祖師傳佛法到中國來，傳的是什麼？一心而已！一心就是佛，一心就是法，一心就是真如本性。所以你忘掉一，你把動與不動看作兩樁事情，二，二就迷了，從此以後必定是愈迷愈深，你怎麼會見性？這不可能。落在第六意識無量的分別，落在第七識堅固的執著，我們講成見很深。

殊不知真如本性它的作用是能現一切相，有虛空、有世界、有國土、有眾生，什麼都有。六祖開悟的時候說，「何期自性，能生萬法」，怎麼會沒有？樣樣具足，「何期自性，本自具足」，沒有一樣欠缺。你迷是迷什麼？迷就是迷在分別執著上。離開分別執著，性相不二，萬法一如，就是《華嚴》裡面所講的，一即是多、多即是一、一多不二，這才是真正懂得一。一不是二、二不是三，那你不懂得一。這個一，諸位要曉得，這個一是什麼？實在不得已，沒有法子建立這個代名詞。一就是什麼？萬法本自如如，我們叫它做一。所以千萬不要把這個一看作數目字，看作一二三的一，那就糟了，這是根本的意思。所以你必須要曉得，動與不動是一不是二。怎麼是一不是二？只要你不分別、不執著那就是一，起了分別執著那就不是一；換句話說，它本來的面目失掉，那是什麼？你起了分別執著。再說得粗淺一點，如果你在一切境界裡面不起分別執著，那天下太平，正是天下本無事，起分別執著，庸人自擾之，愈搞

愈亂。經論裡常常講有些很高深的學理解釋，譬如經論裡常說最初一念，生滅與不生滅這兩法和合，方能生起諸法。像這部經前面佛所說的，「識精元明，能生諸緣」，這話說得有沒有錯？沒錯，最怕的是你把意思給解錯，佛說這個話沒錯，而你聽錯了，你沒有聽懂真正的意思，你把意思曲解了，錯在這個地方。所以你看開經偈裡面「願解如來真實義」，這一句話不簡單。

實相本來是不生不滅，沒有生滅。不生不滅是說什麼？就是講的實相。不生不滅跟生滅和合，生滅是什麼？生滅就是你自己的虛妄分別執著，生滅，一個念頭起來，一個念頭滅了，生滅。不生不滅是真如、是諸法實相，生滅是你的妄想，這兩個一和合，於是生起諸法。不是說一切法都變現出來，不是這樣，你要這樣去體會這個意思，那你就搞錯了。生起什麼諸法？生起你分別心裡面的諸法，你執著裡面的諸法，諸佛菩薩給你所講的諸法，這些諸法都不是真的，生起這個東西。假如你明白生滅心跟不生滅心是一不是二，給諸位說，一切諸法沒有了。沒有了，是不是這個事實東西沒有了？不是，就是你分別心裡面的諸法沒有了，執著心裡面的諸法沒有了，阿賴耶識裡含藏的諸法沒有了，沒有這些虛妄的。這個意思如果你一下體會不過來，你就想《金剛經》裡面講的離四相，《金剛經》裡面說的那是講明心見性的菩薩，圓教初住的菩薩，「若菩薩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即非菩薩」。我們要問：有沒有我？有沒有人？有沒有眾生？有沒有壽者？有。為什麼？因為那是諸法實相。佛要我們離的是什麼？離我相，不是離我；離人相，不是離人。「我」與「人」怎麼能離得開？離的是什麼？離的是你分別的相、執著的相，離的是這個。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是實相，就是真如、就是本性，是叫你不要執著。

這個講法恐怕諸位還是體會不到這個意思，如果你們看過《老

子》，你看《老子》第一章一翻開說了兩句話，與這個意思一樣的，「道可道，非常道，名可名，非常名」，你們想想這個意思。我們這個人有沒有？有，你一定要執著這個樣就叫人，這就叫著了人相，佛是叫你離開這個相，不是離開這個身體。假如我們老祖宗給我那個時候取的名字，叫這個東西叫狗，你們現在一看這是「狗」，就不叫「人」了。所以名是假名，哪是真的！你出生下來，你有沒有一個名？你的名是你的父母給你安的，你不喜歡，自己可以改一個，名是假名。換句話說，叫你離相。離什麼？離名相，第一步離這個，把分別執著的名相捨離掉，曉得這是假的。更進一步再離色相，那就更進一步了。色相，色有沒有？色有。色不能說沒有，色是什麼？色代表六塵，色聲香味觸法。我相破了，給諸位說，煩惱障斷掉，如果以念佛人來講，可以證得事一心不亂。如果是色相破了，色相破是破法執，於一切法的法相也不執著、也不分別，真正無分別、無執著，這叫法相破了，這個功夫，心清淨，這就是楞嚴大定。

你要是我相不執著了，我相破了，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這個破了，你的功夫就超過九次第定；換句話說，最低限度是阿羅漢的定功，比四禪、四空天還要高。所以修定在哪裡修？不是在山洞裡、不是盤腿面壁。《壇經》裡面「教授坐禪」，六祖對禪定兩個字怎麼解釋？《金剛經》講的更明白，「不取於相」是禪，「如如不動」是定。可是這兩句是相輔相成的，不取於相當然就如如不動，如如不動一定不取於相，這叫覺；心裡面有取有著就是迷，迷而不覺。這經上講的「能生諸緣」，尤其這段講變現出世界、眾生，怎麼來的？這些妄念、這些抽象之相不是事實的真相，都是從你妄想心裡面生來的。妄想心怎麼生起來的？當然有一個依處，這個依處就是諸法實相，迷了實相生起妄相。諸佛給我們所談的全是

談的妄相，就是究竟一乘了義的經典還是談這個妄相，不過這個妄是愈接近真。真的是怎麼樣？真的是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」，那就見到真的。真的，只有你自己去悟入，你悟入你也沒有辦法給人說，你也說不出來。為什麼說不出來？你一說，試問是不是起心動念？你不起心、不動念，說什麼！可見得諸佛菩薩所有的言說，都叫做方便法，誘導你去證真如，這個方便法是給你指一條路。如果我們不懂得，死在言說當中、死在方便法裡，那就錯了，那就不解如來真實義。

今天這個經文一開頭給我們講，『迷妄有虛空』，怎麼迷的？由於無明。什麼叫無明？對於實相不明白就叫無明，換句話說，迷失了本覺真如，這種現象就叫做無明。佛經裡也有這個意思，由於無明的力量覆蔽了靈明的真空，變出一個頑空，頑空所謂是冥頑不靈的虛空，所以叫「晦昧為空」，這是前面我們讀過的。迷了以後，真空變成頑空，怎麼變的？自己變的，不是別人變的。佛菩薩跟我們坐在一起，我們手牽著手，他不迷，他住在真空之中；我們迷惑，我們住在頑空當中。不迷的人了解迷的境界，迷的人不了解悟的境界，這是迷悟不相同。你一迷以後就把本覺轉變為業識，業識就是阿賴耶的業相。我們想想，業是什麼？業是活動。本性是不動的，清淨光明、不生不滅，實相裡面你要去找生滅的相決定找不到。非生非滅，這個境界是事實，必須要自己親自證得才有真實的受用。讀經，聽人家這麼講，不是自己的境界，自己還是迷惑顛倒；換句話說，自己還是免不了六道輪迴，這就是你self不能夠親證之苦。業識，業就是事業，它是個動相，一動就出現轉相，唯識學裡也叫做見分，由轉相這一變，變為境界相，這是相分；這是阿賴耶的三細相。在理論上講，「無明不覺生三細」，就是一念無明不覺就生業相、轉相、境界相，實際上這個過程幾乎看不到，幾乎是同

時的。為什麼？它速度太快，但是過程確實如此。

好像我們講堂的燈一樣，我們是一個線路有幾盞燈，開關一開燈統統都亮了。其實在理論上講，我們開關在此地，這個燈最近，一定它先亮，再第二個燈亮，再第三個燈亮，理論上講一定是這個過程。因為它的速度太快，所以在你感覺當中是同時的。我們曉得電的速度還不算太大，一秒鐘才不過是三十萬公里而已。我們的一念不覺，那個速度不知道有多大？光與電不能比，沒法子比，真是小巫見大巫、天壤之別，速度太快了。所以在你感覺當中，業相、轉相、境界相幾乎是同時的，你覺察不出來。可是業相是個空相，就是前面所講的「晦昧為空」，這個時候本來沒有同異當中，忽然有了同異，同異是什麼？相對的。很簡單的講，本來裡面真正是一，是不二法門，於是在此地就建立了二，起了分別，簡單的講就是起了分別。無同異是沒有分別，沒有分別當中起了分別，起了分別就是本經前面所講「空晦暗中」。諸位要曉得，在圓覺圓滿覺照之下決定沒有分別，諸位必須要記住，分別就是迷，不迷哪有分別？經典裡面諸佛菩薩大慈大悲，明明給我們說破，分別就迷了，執著是更迷，迷得更重了。

這裡我要附帶給諸位說明，實際上我們在講堂也不知道講了多少次，為別人分別是他受用，不是自己受用，這種分別就是無分別。為什麼？自己確實沒有分別，是誘導別人明白這個理、知道事實真相。像諸佛菩薩所說法，說而無說、無說而說，他要是不分別，他怎麼能給我們說出這些？譬如經文「迷妄有虛空」，迷字不是妄字，妄字也不是有字，那不是有分別嗎？這種分別不是釋迦牟尼佛的分別，是釋迦牟尼佛隨順眾生的分別而分別，他自己有沒有分別？自己沒有分別。如果他自己也有這個分別，那釋迦牟尼佛是凡夫，跟我們一樣境界。所以佛在《金剛經》裡說得很清楚，他叫著須

菩提講，「汝勿謂如來」，你不要說如來「作是念」、如來也有這個念頭，「我當有所說法」，我要度眾生、我要跟眾生說法，佛要有這個念頭就糟了，他這個念裡頭還有佛、有眾生，有佛、有眾生就是分別執著，那是凡夫，不是聖人。所以佛底下解釋為什麼？「何以故，若人言，如來有所說法，即為謗佛，不能解我所說故」。這個話說得很清楚，佛四十九年一句法沒說過，一個字也沒說過。表現在外面，天天說法、天天在講，但天天在講，沒有說出一個字。如果你會聽，你一聽就開悟了，什麼叫開悟？天天在聽，沒有聽到一個字，開悟了。你天天聽，為什麼不開悟？隨著言語在那裡分別執著，這就叫死在言下；你看經本，隨著經文在那裡分別執著，叫死在句下。所以佛說，「說法者，無法可說，是名說法」，《金剛經》裡佛說的。

我們要往這上面去體會，的確是深。但是，初學的人善學，就是說你具足善根福德因緣的，總得要向這個方向走、要向這個目標走。我們昨天講到觀照，談何容易？要證得理一心以後才有觀照，事一心都沒有。我們現在念佛連功夫成片都沒有，你怎麼會有觀照？所以這是不可能的。但是有個方便，觀照之前有個觀想，觀想我們可以做。觀想是什麼？是用第六意識，觀照是不用心意識。我們現在觀想，用這個功夫，用觀想的功夫，這個功夫能夠用上個十年、八年，熟透了，有了力量再往上一提升，就可以達到觀照。觀想是什麼？常常想這個理，在一切境界裡能夠提得起這個念頭。這個念頭雖然是個妄念，但是這個妄念與正念相應，是趣向正念的一個方向，我們開始就學這個。譬如一句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是不是個妄念？是個妄念，但是這個妄念能夠導向正念。我們觀照功夫提不起來，我們提起這個念頭就行，這叫觀想。想阿彌陀佛在因地上的發心、修行果地上的莊嚴，想這個。所謂見賢思齊，這不是個壞念

頭，如果你更懂得這個意思的話，那就更妙了，可以幫助你入理，也就是能幫助你見性。

你曉得南無阿彌陀佛這六個字，意思是皈依無量覺，這六個字是梵語，翻成中國的意思是皈依無量覺，南無翻作皈依，阿彌陀翻作無量，佛翻作覺。無量覺是什麼？我們六根接觸六塵境界，一接觸境界有了分別執著這就迷了，馬上一句阿彌陀佛，從迷裡頭回到覺悟，不迷了，我在這個境界不分別不執著。如果你念佛懂得這個道理，這個念佛功夫就上軌道，念上個三、五年就有力量，功夫用得得力了。不曉得這個道理、不知道這個方法，念了一輩子佛，念佛不得力，就是念了不起作用。再說得通俗一點，不能變化氣質，沒有辦法把自己的境界往上提升，就好像讀書一樣沒有進步，老是留級，不能進步。然而還有些情形比這個更糟糕，不但不能進步他還退轉，好像在學校念書，不但留級還降級，麻煩大了。留級是老留這一班，今年念二年級，明年還在念二年級；明年再倒過頭來叫你去念一年級，這叫退轉了。這些原因都是不明事理，才會有這個現象。

『依空立世界』，世界怎麼樣？也是個抽象的概念。你們同學當中大多數都讀過《百法明門論》，世是講時分，是講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；界是講方分，就是我們講的空間，東南西北、四維、上下，這叫界。所以世界，今天講時間與空間，這個東西是抽象的，在百法裡面列在不相應行法。這個東西是從哪裡生的？「依空立世界」。世界的概念是你憑空想像的，今天講是抽象的，是你虛妄分別執著裡面所產生的，實際上哪裡有？沒錯，實際上真沒有。我們的時間觀念從哪裡來的？是因為地球自轉，自轉一周我們把它分作二十四個小時。現在科學發達，你要是坐太空船飛到太空，試問問你，哪有時間？沒有時間。為什麼？沒有地球在轉了，你時間就沒有



了。太虛空當中星球太多，轉的速度都不一樣，我們一晝夜叫一天；換句話說，每個星球一天的長短不相同。距離我們最近的月亮，大家曉得，月亮自轉一周就是一個月，如果你跑到月球上去，過一個白天、一個晚上，是我們地球上一個月，它速度慢。可見得世界的概念是虛妄，不是真的，不可以執著，不應該分別。你要是有這個分別執著的心，換句話說，我們今天講，你這個心裡還有時間的概念、空間的概念，你怎麼能證得一心？為什麼？因為一心裡頭沒這東西。六祖大師說「本來無一物」，你這裡頭還有空間、還有時間、還有人相、還有我相，這怎麼行？你有這些東西，所以你怎麼勤苦去念佛，念了幾十年，甚至你生生世世都念，從無量阿僧祇劫念到今天，都沒有辦法念到一心。真不能得一心，為什麼？因為你那個心裡有東西在。一心，一心是本來無一物，你要曉得這個道理。

我們看古代大德，人家為什麼開悟，為什麼明心見性？他明白這個道理，所以他把一切的分別執著統統丟掉、捨棄，真正達到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」，他成功了。《般若經》裡面給我們講的「般若無知」，你怎麼樣？你就怕無知，「無知，我不就變成傻瓜、我不就變成愚人？我要求知」。好，你求知去！你所求的是什麼？求的是邪知邪見。你要是不曉得這個道理，你就是讀佛經，依照文字來解釋這個意思，在佛經裡也是邪知邪見。諸位要記住，佛自己講的，「說法者，無法可說」，你怎麼在這裡頭有一切法？那真是叫謗佛。佛沒有說一句法，你要是說他說了一大堆的佛法、說了無量無邊的佛法，你不叫謗佛嗎？諸位要從這個地方去體會，這是完全從你內心障礙的地方來給你解除。你要曉得這個道理，要把這個結解開，這個結是你自己去解，本來是你自己結的，還得要你自己去解。在一切萬法裡面、諸法實相裡面起分別執著的是你，你

要想把分別執著去掉，還要靠你自己，誰也幫不上忙。古人說「解鈴還須繫鈴人」，這個話我覺得未必可靠，為什麼？繫鈴的那個人他繫的，別人也可以幫他解；唯獨這樁事情誰都沒辦法，你的父母不能幫忙，諸佛菩薩也不能幫助你，沒有一個人能幫助你。這個事情要靠自己，這個結是自己結的，解這個結也要靠自己。

也許你要問，佛經裡講這個意思，那始覺究竟怎麼來的？諸位想一想，你要問我這個話，這個話問得是有理還是沒有理？這個事實的事情，你說「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我不執著，相我不執著了。人從哪來的？我從哪來的？眾生、壽者究竟是什麼回事情？」你這個念頭一生就著了相，四相統統著了。你要問宇宙人生的來源，你著相、迷惑了，只要著相、迷惑，怎麼跟你解釋都解釋不通。為什麼？全落在心意識裡、落在分別執著裡，諸法實相決定見不到。你果然不執著、不起心不動念，一念不生就恍然大悟。悟是什麼？事實真相明白了。事實真相，說實在話本來是明白，像《起信論》所講的，「本覺本有」，怎麼不明白！「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」，怎麼不明瞭！佛叫一切智，哪個人不是一切智？哪個人的智慧比佛差一點？個個都是圓滿。是你自己迷了你自已，換句話說，是你自己放不下，放不下是迷，看不破也是迷。所以經文擺在面前，你就迷在字裡行間、死在句下，你不覺悟。離開分別執著，經文一看就覺悟、一聽就覺悟，六根接觸六塵境界念念覺，像六祖初見五祖時候所說的，弟子心中常生智慧。不但常生智慧還具足福田，福慧都圓滿了，還要做什么！福慧怎麼圓滿的？心清淨，本來無一物，六根接觸六塵境界念念都是智慧。迷的人怎麼樣？六根接觸六塵境界念念都是煩惱。境界一樣的，沒有兩樣，迷人看境界，自己心裡生煩惱；悟人也看這個境界，心裡生智慧。可見得只是迷悟不同，與境界又何關？迷人造罪業，怨天尤人，這是愈迷愈深

。圖書館所講的這些大乘經論，全是一個理，是講的一個真實境界，句句都是說真實話。

後面這兩句，『想澄成國土，知覺乃眾生』。有情是講動物，無情是講植物與礦物，這些世界全是妄想所成的，所以說「想澄」。澄的意思就是凝結，是你的虛妄妄想凝結而成的，像水在寒冷的氣候之下凝結成冰塊，本來沒有冰塊，凝結成了冰塊。因為你在境界裡面，這個妄想給諸位說這叫微細妄想，你自己不會覺察到，微細妄想。這種微細妄想連阿羅漢、辟支佛都不曉得，何況我們？人家的定功那麼深，都不知道，我們怎麼會曉得。《楞嚴經》裡面阿難尊者所講，阿羅漢所斷的是粗惑，粗惑之後還有細惑，細惑是根本無明。這個地方講的根本無明是講生相無明，等覺菩薩所斷的最後一品生相無明，這一品生相無明在此地就是「想澄成國土」，生相無明，極其微細。好，相生出來了，生就是現，妄相現前了，現前之後怎麼樣？你用妄心分別這個妄相，你有知有覺，「知覺乃眾生」。這個眾生是講有情眾生，不包括無情，因為無情在前面「國土」裡包括了。經文意味很深長。國土裡頭，眾生的本義是眾緣和合而生起的現象就叫眾生，你想想哪一法不是眾緣和合的？除了虛空之外，色聲香味觸法統統是眾緣和合，所以都叫眾生，植物、礦物叫無情的眾生，動物叫有情的眾生。

沒有分別執著的，在一切境界裡頭不起心不動念、不分別不執著，可是對境界一切都不明瞭，諸位想想這是什麼？這就是植物、礦物，它對外頭境界不曉得。如果認為這就是定，我盤腿面壁坐在這裡，六根也不接觸六塵境界，心裡不分別不執著、不起心不動念，你想想你那個定功無論怎麼修都比不上一塊大石頭。那個大石頭擺了幾千年它都在那裡不動，它的定功甚深，你能比得了它嗎？縱然你修成了，也不過是一塊石頭而已。活生生的人修成一個石頭叫

做佛，哪有這種道理？諸位要曉得這個事實，不起心不動念、不分別不執著，是一切明瞭、一切通達，這也叫無情眾生，是誰？是佛。菩薩叫覺有情，佛不叫有情，佛沒有情；換句話說，佛與植物、礦物所不同的，植物、礦物是一切不通達、不明瞭，佛是一切皆通達、皆明瞭。佛跟植物、礦物有個相同的，就是一切境界裡頭都不起心不動念、不分別不執著。這個句子裡就含著有。我們如果學佛不開智慧，有定沒有慧，那就是石頭，墮在無明裡面；有慧沒有定，就是有分別執著、起心動念，好像一切也都能明瞭，但是要曉得，起心動念、分別執著是第六意識，墮落在邪知見裡，世智辨聰，落在世智辨聰裡。世智辨聰在成佛修行上來說，八難之一，八種最大的障礙你碰上了。

所以這個法門叫定慧等學，我們在《壇經》裡跟諸位詳細說過六祖講的定慧等學，定是體、慧是用，慧是體、定是用，定與慧可以互為體用，是同時、沒有先後的。這個意思就是說，既沒有分別執著、起心動念，又一切明瞭通達，這是定慧等學。《金剛經》上說得更簡單，八個字，「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」。不取於相就是不起心不動念、不分別不執著，不取相；看得清楚、聽得分明，一切明瞭，如如不動。這個地方我們要曉得，「知覺乃眾生」，楞嚴會上佛說過「知見立知，即無明本」，你要找無明的根本、無明的源頭，是什麼？佛給我們說，「知見立知」。頭一個知見是本有的，就是覺照，你在這上面再要加一個知見，這就迷了。我舉個例子說，你們看清楚沒有，這是什麼？你說「扇子、紙扇」。如果這個地方有個日本人在，你問他這是什麼？他不叫紙扇，他有它的名字。你再問美國人這是什麼？他又有一個名字。這個名就是知見立知。知見是什麼？一眼看上去大家一樣的、平等的，各個心裡明瞭。你叫它一個名字就是立知，這是什麼？這就是無明本。諸位想這個道

理，必須要在你心裡把這個根本無明給拔掉，這才行。對別人的時候，人家問這是什麼？這是「紙扇」。這是隨眾生、隨你的無明說的，我決定沒有假名在上。因為你叫這個東西，我隨著你叫，你有這個分別、有這個執著，我沒有分別、沒有執著，是隨你叫的。所謂恆順眾生、隨喜功德，隨著你們、順著你們，你叫什麼、我也叫什麼，你有分別執著，我無分別執著，這是佛菩薩。你要是不曉得這個道理，你所有的行門統統是盲修瞎練，你所修的統統是煩惱，你沒有菩提。真正修行的人，每天的現象是法喜充滿、是增長智慧。不會修的人怎麼樣？每天是苦惱無邊，念念都生煩惱、長無明、長邪見，這是自己把路走錯了。佛在一切經裡面指給我們的是正路，你自己走到岔路上去，你怪誰？自己不求正知正見，把經的意思曲解，還說「佛菩薩、祖師不對」，你自己覺得對，當然他就不對了；你幾時知道自己不對了，他大概就對了。若自己覺得都對了，那佛菩薩所講當然就不對了。經義字字句句都含著有無量義，必須要很細心的去體會。能夠體會到了，必須把這些理論、方法、境界都運用在日常生活當中，才叫做修行。把自己的過錯統統改正過來，一定要曉得提升自己的境界，才能悟入。好，今天我們就講到此地。